



让爱常驻

◆ 安凉

难掩其身了。

挺有意思，舒平进了小区，那只猫也蹭溜从闸门下钻了进来。舒平又用门禁卡刷了单元门，进入后，身后的玻璃门正缓缓闭拢，在只剩几寸空隙之际，那只猫又灵巧敏捷地穿越而入，让舒平微微惊叹。他不明白这只猫，为什么这么执着地跟着他。但在电梯半明半暗的灯光下，那只不大不小的猫，偎依在舒平的臂弯，那眼光是闪亮而又略带悲悯的。舒平认出这是只狸花猫无疑。深棕色的皮毛，周身斑纹，活像一只小浣熊。他决定把它带回家！

穿着睡衣的小漫迎了上来。她看见了舒平手上抱着的猫，她好奇地发问。舒平讲述了它一路跟随他回家的过程。他说，他觉得自己和这只猫有缘。他想留下它。

小漫微微点了点头，说，如果你觉得必要，我完全赞成。不过，先要把它带到宠物医院去检查和洗理一下，毕竟，它是一只流浪猫呀。舒平认为小漫说得在理，他们稍作收拾，一起打车，去了好几公里之外的宠物医院。

常规检查费了不少时间，也花了他们好几千块钱。但医院告诉他们，这是一只健康的猫咪，完全可以收养。他们很高兴，一点都没觉得麻烦，购置了猫粮，带着猫咪回家了。

以后的日子，他们对猫咪的照顾，可以说无微不至。他们经常下班后早早回家，给猫吃，逗猫玩，还隔三差五为它洗澡。小漫特别喜欢抚摸猫的身体，软软的，暖暖的，轻抚之后，那猫咪的眼神似乎惬意而温柔。舒平则喜

欢刮它的鼻子，一刮它，它就躲闪，像是与舒平在玩童年的某个游戏。不用说，这个猫咪，给他们的小家增添了不少欢笑。

十多天后，先是小漫发现，猫咪胖了。某一晚，舒平发觉这猫咪老往衣橱门蹭。蹭得心急火燎，仿佛衣橱内有什么秘密。舒平刚想把猫咪拽开，小漫劝阻了他，她把橱门打开了，任猫咪自由出入。

翌日一早，舒平起床，看见衣橱有点轻微的异响，他轻启衣橱门，看见有两只巴掌大小的黑乎乎的活物俯卧在他们叠放的毛巾被上。是老鼠？他定睛一看，是两只小猫。而此刻，那只大猫咪呵护着小猫，那眼神，一如当初舒平见到的，闪亮而又悲悯。

原来，猫咪是为它即将生育的孩子，找一个家！

现在，舒平和小漫拥有三只猫了。大小猫咪都健康欢实，其乐融融。他们给大猫咪起了个名字“爱家家”。两只小猫嘛，一只叫大家家，另一只叫小家家。家里还常常播放那首歌：“让爱天天住我家，充满快乐拥有平安。让爱永远住我家，让爱永远住我家……”

半年后，舒平很高兴，向好友讲述了这个故事。而且，还喜滋滋地透露：小漫有孕了！



已过花甲之年的某研究所的李教授挑灯夜战撰写论文。拂晓，刚躺下不久，床边的电话铃声就响了。话筒里传来的是再熟悉不过的声音，这不是大学同寝室的老班长、才退休的某名牌大学的张书记吗？

“小李啊，”老班长向来习惯这样称呼，“你今天上午有空吗？”似醒非醒的李教授深知若没有急事，老班长决不会这么早就打电话。“有空有空。”李教授连连答道。“那上午10点，我们在陈总家见面。”挂断电话，李教授顿感茫然。

10点刚到，老班长看到气喘吁吁的小李赶来，急匆匆地按响了陈总家的门铃。进门一看，哟，家，还是老样子嘛。张书记、李教授与陈总是大学4年的同一寝室室友，毕业后的节假日，老张、小李常应邀登门与陈总泡咖啡聊天。可今天陈总对“不速之客”的“光临”深感意外，不请自来，从未有过呀！

老班长打破沉闷气氛直奔主题，“老陈啊，太太重病后您怎么生活？有什么困难吗？”直道这时，小李才知晓，3个月前，原在某三甲医院任护士长的陈太太突患阿尔茨海默症，且每况愈下，竟连自己的丈夫都不认识了。原来被百般呵护的“熊猫宝宝”面对突然失去了平衡的家庭，真是天昏地暗，不知所措。

护士长的最大特性是特别善于照顾人。陈总身为企业的一把手，终日忙于应对，家里的大小事一股脑儿全都拜托陈太太，还美其名为男女“合理分工”。陈太太乐于当好“贤内助”，只要陈总在家，三餐荤素搭配，水果营养丰富。碗不用洗一个，吃饭请到餐桌。而“5号服务员”的服务对象是“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”，乐得享受。曾有一天，陈总出差，提早半天回家，这一下可乱了方寸。陈太太去闺蜜家，陈总洗澡要换衣，内裤、袜子去哪儿找？电话紧急连线太太，寻求裤、袜方位信息，纠结多时还是说不清、道不明。陈太太打的就往家里赶。大男人好笑的事情可以装一箩筐。

太太突然失智，退休在家的“熊猫宝宝”缺了主心骨，日常生活顿时崩塌。老班长得知后，连忙请“多智”小兄弟出山，赶到陈府紧急驰援。

万万没有想到，陈总小区所属居委会得知陈太太患了阿尔茨海默症，连忙派遣志愿者上门慰问。志愿者即刻为陈总谋划，家中百事，太太的重病是当务之急。一番网上联络，明确了定点医院的家庭医生，再请陈太太所在医院的专家线上线下反复会诊，这让心情崩溃的陈总看到了“曙光”。

对家中乱象，“理工男”将企业管理学照搬家务学大有斩获。所有物品，一年不用，清理出户；分门别类，电脑梳理。网上购物，简便快捷。钟点保姆，清扫烹饪……听着老同学细细道来，老班长、小李连连点赞。

这次探望老同窗，令张书记、李教授感悟多多：按自家所谓男女分工的陋规，与曾乱套的陈总家何其相似，一旦隐患突发，苦的是全家呀。为了尽快改变现状，三人即刻专设一个群，群名就叫“共担家责”。

共担家责

◆ 周天柱

油墩子的浪漫

◆ 吴伦仲



“瓮糰糊”的绰号是他做油墩子时叫响的。顾名思义，“瓮”，是上海人家熟悉的钵头，做油墩子少不了搅拌好的面糊，糰糊放在钵头里，“瓮糰糊”正好是一个叫得响的名字。

“瓮糰糊”三十开外，性子急，做事麻利，但“瓮糰糊”再性急，终身大事却急不出来，单身狗一枚。

“瓮糰糊”的家在上海内环以内，是私房。他住一楼，房门朝北，开门见人，是个热闹地段。一段时间里来找他租房的人多了去了：有一条弄堂里的邻居，有天南海北的外省人，给的租金也颇优厚，一句话，看中的就是他家沿街面的房子，过往行人来来往往，卖货方便。

“瓮糰糊”从不动心到急吼吼。他想，租给别人做生意不如自己赚钱。可“瓮糰糊”毕竟工资不高，做什么生意才能本小利大呢？想来想去，他想到了做油墩子的生意：操作简单；行人走过路过买一解解馋，符合上海人的心理。

街坊邻居都说，别看“瓮糰糊”戴副眼镜，斯斯文文的，但动起小脑筋来门道精——“瓮糰糊”的油墩子价格随行就市，人家卖一元两元一只，他便定价一元五角、两元五角。遇到天寒地冻，油墩子销路好，他再悄悄涨一点价……

“瓮糰糊”看人给货，但从来不欺侮“弱势群体”。看到上了年纪的老人来了，他客客气气地招呼道：“阿婆，稍等哦。”等什么？他要把

炸好的、滴了一段时间油的油墩子再回锅炸一下。这样的油墩子金黄锃亮，吃口松脆，咬进嘴里就放不下了。“瓮糰糊”还有一个“绝活”，不同季节里用不同的原材料。比如萝卜涨价时，他就在油墩子里加些卷心菜……

“阿哥，买只油墩子！”

天知道“瓮糰糊”是怎么被这个女声吸引住的，他抬眼向对方看去，这一看，顿时被一双大眼睛吸牢了。他认出来了，这不就是隔壁弄堂胖笃笃的盐城姑娘，今天怎么也来买油墩子了？“瓮糰糊”第一次觉得这姑娘就像冬日里的阳光，两只大眼睛里射出的光芒照得他全身暖洋洋的。

“瓮糰糊”来劲了，姑娘买一只，他给一双，美其名曰：买一送一。其他客人看不懂了，不过，要指望“瓮糰糊”也来个买一送一，没门。

“瓮糰糊”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那一天，“瓮糰糊”终于对姑娘发出了邀请：“阿妹，你到我屋里厢去坐坐。”盐城姑娘顺水推舟，走进了“瓮糰糊”的家。她看到“瓮糰糊”家里的房子虽然不大，但前铺后屋，只要日后两个人不怕吃苦，做点小生意倒是不愁没饭吃。这一想，心里卷起阵阵涟漪……

很快，盐城姑娘的肚子也升起了金灿灿的“墩子”。我们这帮邻居们都替“瓮糰糊”开心，因为大家从他的身上看到了勤劳致富的前景。